

大连出版社



本溪小說選

本溪小说选

本溪市文艺创作委员会 编

(辽)新登字第 15 号

本溪市文艺创作丛书
本溪小说选

本溪文艺创作丛书
本溪小说选
本溪市文艺创作委员会 编

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
(大连市大公街 23 号 邮政编码 116001)
宽甸满族自治县民族印刷厂印刷
字数:330 千 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2150

责任编辑: 李新民
封面设计: 三 华 责任校对: 晓 寒

ISBN 7—80555—639—3/I·121
[软精装] 定价: 6.20 元

本溪文学成果与呼唤中的精品意识

中共本溪市委副书记 李英杰

纪念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 50 周年之际，市文艺创作委员会选编、出版了这套“本溪文艺创作丛书”，以展示我市建国以来文艺创作成就，并力求有所启迪，有所鞭策，进而推动本溪文艺创作的更大繁荣。

我们这套“本溪文艺创作丛书”第一批问世的有《本溪小说选》、《本溪散文选》、《本溪诗歌选》、《本溪杂文选》四个分卷。“丛书”的选编是在市文艺创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。所选篇目，都是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的，容含了我市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作品，基本反映了 40 多年我市文学创作的轨迹。选编、出版如

此规模宏大的文艺丛书，这在我市尚属首举，不仅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，也是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点工程。

本溪文艺的发展源远流长，与辽沈文明浑为一体。勿庸讳言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被长期称作“辽阳东山”的本溪地区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学气候。本溪文学事业真正有了较大发展，拥有自己的代表作家、代表作品和辽东地域特色的文学现象，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。抗战胜利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接收东北，一大批革命文艺家随军而来，催生了我市的革命的新文艺。本溪，解放战争时期曾一度作为东北局机关的所在地、建国初期的中央直辖市，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一定的政治、经济氛围，为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。我们有着两笔宝贵的历史遗产，即民族民间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文艺传统。数十年来，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了山城几代文艺作者的成长。老一代文艺家对本溪的文学发展倾注了心血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本溪文艺创作迎来了人才辈出、佳作纷呈、盛况空前的黄金时期。

一篇作品的诞生和存在，就是一种理想的探求，一种繁复人生的经验，一种丰富多彩的个性体味。纵览这套“本溪文艺创作丛书”，可以感受到山城几代文学作者的奋发精神。他们自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，与人民血肉相连，执著投入生活，始终不渝地面向新的时代，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作品的社会效果，把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，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艺成果作为共同追求，努力创作出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，能够为新的时代所承认、所欢迎的优秀作品。尤其近十多年来，改革题材和

其他现代题材的创作显示了我市作者的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化修养、崇高的美学追求和对时代变革的深切关注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本溪文艺精神和文艺风格。

选编、出版这套“丛书”既是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成果展，也是一次深刻的创作总结。对此，有这么几点我想提出来与全市广大文艺领导者和作者求取共识：

坚持现实主义，注重深厚的生活积累，注重作品的生活依据，是我市文艺创作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创作与生活的关系，始终是文艺兴衰的一个重大问题。文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。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艺术生命。一段时间里，非理性主义、形式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到我们文学界，全市的广大文艺作者是顶住了这种干扰的。选入各个分卷里的一些作品，十几年来、几十年来依然有存在的价值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它们源于生活。

把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，并努力促使其与艺术形式、艺术风格及题材、主题的多样化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，是文艺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充分反映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和精神面貌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，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的最主要、最迫切的要求，在这方面，文艺作者是有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的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多方面需要，我们也要创作一切能使人民群众受到教育和启发，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作品，这也是几十年来我市文艺发展的成功经验。

文艺创作要有精品意识，出拳头产品，出尖子人才，出艺术带头人，是繁荣我市文艺创作的重要保证。这一点，恰恰是我们

的不足。呼唤本溪文艺尽快攀上一个新高峰，没有这种精品意识是不行的！从这次的选编中，不难看到，我们虽然出版了厚厚几大本的“丛书”，但其中的精品并不是很多的，能在全国文艺长廊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，更是凤毛麟角。“丛书”卷册的厚重与作品自身份量之间不甚匹配，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大遗憾。对我们本溪的文学现状，每个文艺领导者、每个文学作者，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。“善不由外来兮，名不可以虚作”，本溪文学的振兴和发展，还要靠我们本溪人的共同奋斗。一方面，努力创造尊重艺术规律、尊重文艺人才、有利于优秀人才和成果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；一方面，培养埋头苦干、敢闯敢试的敬业精神，一心一意搞好创作，出大作家，出大成果，使本溪文学创作能够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、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；以自己的绚丽英姿，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，争奇斗妍，一领风骚！

1992年5月1日

目 录

01. 余全	· 本溪作家与文学作品 ·	· 李英杰
02. 郑鹤良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陈玉霞
03. 人与黑鼠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刘晓东
04. 沈良是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陈国强
05. 黑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陈国强
06. 曲辞合璧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陈国强
07. 吉鸿昌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陈国强
08. 人情长夏	· 人物与文学作品 ·	· 陈国强
李英杰	本溪文学成果与呼唤中的精品意识	1
马云亭	师傅和徒弟	1
王 宁	鸽 子	10
王永军	红 鸟	16
王忠杰	婚约三十年	20
王重旭	平 静	31
左建明	阴 影	34
白远新	邂逅	41
孙淑敏	我的老伴	43
刘若思	“天 书”	57
老 乔	绝	64
	· 一共三棵树	74
江 心	放山人	88
张立砚	未完成的日记	101
	· 桃园无故事	111
李 强	正是好年华	123
	· 蒙 白	136
李月英	押 炕	138
	· 鬼 眼	143

李法庆	生 命	149
郑吉民	花是有情物	151
	人总是原谅人	164
雨 叶	黑月亮	177
	黑 点	185
杨桂芝	阳台插曲	188
胡清和	白荷花	190
祖本源	爱才的人	225
晓 寒	月 夜	229
	李逵外传	238
高凤仙	坐 炕	244
高节操	山沟的妇女	247
郭 庆	隐 秘	252
徐恒春	你是钥匙我是锁	256
徐贵祥	账	259
黄开中	老 店	268
	老 汤	280
舒 群	在厂史以外	292
	思 忆	306
痴 夫	大 懂	314
熙 高	燃 烧 的 风 雪	317
	卜 科 长	337
戴润涛	蓝光中诞生的	350
	并不奇怪的误解	352
鲜于日淑	在那寂 静 的 山 谷 里	363
后 记		370

马云亭

马云亭，男，1932年生，原籍河北省沧县。1948年12月在本溪煤铁公司机械厂参加工作，当车工。1950年在参加工人夜校学习时开始练习写作，1952年在本溪日报发表文艺作品。先后创作短篇小说《小史孩》、《青春的新芽》、《一项创造的秘密》、《师傅和徒弟》等。1956年2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。

马云亭，男，1932年生，原籍河北省沧县。1948年12月在本溪煤铁公司机械厂参加工作，当车工。1950年在参加工人夜校学习时开始练习写作，1952年在本溪日报发表文艺作品。先后创作短篇小说《小史孩》、《青春的新芽》、《一项创造的秘密》、《师傅和徒弟》等。1956年2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。

师傅和徒弟

车间大门旁边，围着一堆人不知道在那看什么。徒工小李和小田吃过午饭回来也挤到里面去。“小田，你看那不是公布这期师徒合同考试标准吗。”小李指着墙上的通知对着小田说。“咱们这个等级的徒工考什么活？”

“那不是画着草图呢，是二十五毫米直径的光轴。”“就那么一个活呀，没啥。”小田满有把握地说。小李看他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没把这次考试放在心上，便和蔼地对着小田说：

“小田，可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到工厂还不到半年，应该学的事情多着呢，千万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。”

“得，得，不用和我说这些，我也是不懂事的孩子，还用你给我讲道理！”小田说着脸红了。

“我的老爷。”小李想，“可碰不得，脸又红了，又要来硬的啦。”小李知道他的老脾气，脸子急，动不动好翻脸，于是忙把话拉回来说：“走吧，插空准备准备去，明个好考试。”他俩总是这样：一闹点小别扭，说过去就拉倒，谁

也不往心里去。

小李刚从人堆里挤出来就听见有人喊：“小李，小李！”他回头一看，是张师傅拿着两把车刀迎着他走过来。问道：

“考试标准看见了吗？怎样？”

小李瞪着一对漆黑的眼睛盯着张师傅手里的车刀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看见了，可是心里一点底没有。咋办张师傅？”不管和谁，他总是不笑不说话，而且从来也不爱说出自己的长处。张师傅明明知道他这是谦虚，就说：“你学得不坏么。这两把刀拿去磨磨，留明天考试用。”小李接过车刀，一溜烟似的，往砂轮旁跑去。“小李，注意车刀的角度，别着急，注意安全！”张师傅喊着嘱咐他。

第二天小李起得非常早，说不上为啥，今天他特别高兴。宿舍的挂钟将到五点，他就一个人往工厂走去。天还没亮，月亮像个镰刀似的挂在西山头上。他的脸叫北风吹得像一个苹果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：“现在的徒工多幸福啊，老师傅们一个赛一个，都那么热心地教我们技术。”他想到他每天早上怎样在工作以前给机器加油，张师傅怎样说他爱护机器，他想到有一天中午，大伙倚着暖气吃饭，他听见赵师傅对张师傅说：“小李又勤快又聪明，他问我什么，我从心眼里乐意告诉他。”他觉得他到工厂以后，每个老师傅都尽心培植他，都关心他的成长。因此，他对老师傅也特别尊敬，从师傅们身上，他体会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和幸福。这就使得他工作和学习更加起劲。

小李进了车间，连口气也没喘，就擦起机器来。今天早上的工作好像不够他做似的，他弄弄这，弄弄那，车床被他擦得亮堂堂的。然后他从工具箱里拿出考试用的工具，用油石把刀刃验了验，又仔细地找一找毛病。准备完了以后，他洗了洗手，从兜里掏出来技术学习班发的笔记本，开始温习起技术理论来。

小田和小赵刚洗完澡从外面进来，看见小李一个人在用功，离老远就说：“喂，算了吧，临阵磨枪，那不好使！”小李这时正在求一个平方根，没听见。正当他聚精会神演算的时候，冷不防从背后伸过来两只手，把他的眼睛给捂住了。

“谁？八成是小田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小田挪开了手说：“这么早就来准备考试，你想考完提高工资啊，歇一会吧，累着咋办，提高一级工资还不够吃药钱！”小田说完就拉住小李的手，让他陪他到车间红角打扑克去。

“今天考试，你也该准备准备。上级为了我们的学习，在车间成立了学习班，为的是让我们提高技术，咱们再要学不好能对得起上级吗？”小李正正经经地说着，希望他能好好用功，不要辜负老师傅的心思。可是小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起来：“行啦。你不去我去，先玩一会，回头再准备也不晚。”小田说完和小赵一块玩去了。

天渐渐亮起来，上班的工友陆续从玻璃窗外走过去。张师傅和孙师傅挟着饭盒从外面进来。孙师傅一进门一眼就看见了小李，他对张师傅说：“你看，你这个徒弟真好，来到就用功。”“是啊，年轻人应该这样。”他俩坐在凳子上，抽着烟卷聊起来了。

“张师傅，我这个徒弟真气人！”孙师傅朝他那台车床瞅了瞅接着说：“一天到晚悠悠荡荡的，唉，就是在这年头，要在以前，像这样的学徒，早该回家看孩子去啦，谁能教他技术！小田这徒工真够呛。”

“老孙，别灰心，年轻人得慢慢开导，加强思想教育，以后总有转变的时候。”

工作时间到了，机器转动起来，车间里到处响起了马达的声响。小田从红角回来，一屁股坐到孙师傅刚才坐过的那条凳子上。这是他的老毛病，凡是师傅不吩咐他做什么，他总不肯自己找活做，就连往机器上浇油也不例外，孙师傅要是不咬声，他就不动弹。现在，他就是坐在凳子上等人家给他找活做。

“小田，领点油浇浇机器！”

“知道啦。”小田刚要去拿油盒，才发现他还没换工作服，等他换过了衣服，才慢腾腾地拿起油盒领油去了。

小田领油回来的时候，车间生产委员正在和几个小组长讲话。他一看就知道要考试了。他放下油盒急忙去找工具。孙师傅从生产委员那回来看见小田才找工具，着急地说：“怎么才准备呢，快点吧！”小田拿起工具不慌

不忙地答道：“我就去。”

工考考试的时候小李在小田旁边的车床上。考试开始了，小李把荒料拿过来卡在卡盘上，扳开电钮，皮带带动塔轮，卡盘随着主轴飞快地转起来。他的手灵活地摇着刀架的摇把，铁屑一层一层地往下掉。他一点也没感到紧张，机器好像懂得他的心思似的，驯服地听从他的操纵。小田的情形可就不同了：机器一转，他的手和心就分了家；他一面摇着摇把，心里一面发慌。他原以为没啥的想法不过是仗着点理论，现在这点理论到机器上一试，那就不是没啥而是彻底感到够呛了。这时他冒出满头大汗，汗珠从眉毛和腮帮子上往下淌，弄得他顾得擦汗顾不得机器，不一会，他的额角擦满了一道道的油泥，看上去就像个黑脸包公。小田正当紧张的时候，冷丁“咔嚓”一声，料从卡盘上掉下来，他的脸顿时变得一点血色没有。平时小田就是爱面子，“这下子可丢透人了，真现眼。”这时他恨不得地下裂个缝让他钻进去才好，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他却一点都不去想。他正在下不来台的时候，幸亏生产委员宣布：“考试时间到了，停止工作。”参加考试的徒工，除小田以外都完成了任务，小李的成绩是头一名，他提前三分钟完成了任务。

小田耷拉着脑袋跟着孙师傅走回去，一声不响地站在凳子旁边。孙师傅见他那沮丧的样子，又是生气又是怜爱，“这回该知道学习的重要了吧。”他觉得张师傅的话说得很对，年轻人总得慢慢开导才行。小田看孙师傅盯着他，不知为啥把身子一转，面向工具箱噘起嘴来。

车间响起了中午休息的铃声，有的人到食堂去，有的人拿起饭盒吃饭。要在平时，小田总是提前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“带头”到食堂吃饭。今天他可变样了，不但手没洗，连饭他都不去吃。小李从他身旁走过，本想招呼他一块去吃饭，可是看他就像在早受气的媳妇似的一个立在那难过，就没招唤他。“看情形他心里能有些变化，”他想，“吃过饭找个时间和他唠唠，我是青年团员，必须帮助他，一同前进。”

小田等大伙都去吃饭以后，他就坐到凳子上，胳膊肘往箱子盖上一支，两双油污的手往头上一抱，一个人生起闷气来。他想：“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，过去大话说了一大堆，偏偏考工时出了差，往后有啥脸见人……”他觉得自己学得也不坏呀，那么毛病出在哪呢？“兴许是我使的那个

车床有毛病……”一连串的心事，挤在他的脑袋里，“都说机械厂好，说机械厂又轻快又干净，这回我算明白了，做什么都比干这个玩艺强。这工作又累又脏，一弄就是一身油，洗都洗不掉。”想到这些，他简直苦恼到了极点。
“小田，我给你带回两个馒头，快吃吧，还热乎呢。”小田抬头一看是小李，不由得害臊起来，“我不吃……”小田回答说。
“事情过去就算了，以后好好干，一定能赶上去。”小李像对亲兄弟那样耐心地和他谈起来，告诉他应该好好学习，怎样对待缺点……小田坐在那里听着，皱着眉头，一声也没吱。

工作时间到了，小李从小田那回到他的车床旁边，张师傅拿过活件给他：“这是五吋的水门体。”张师傅说着回手从箱子上拿过图纸来放在床子上，用钢尺指点着：“这是顶面，往里放挡板的地方在这，这面加工，这个三面图挺复杂，要仔细看。”小李的眼睛随着钢尺紧盯着图纸，耳朵像收音机似的，把张师傅的话统统收在心里。

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，车床被太阳照得绿汪汪的，看上去有些刺眼。张师傅正在车水门体直径，小田从后面过来：

“张师傅，你给我盖个章啊。”张师傅回头一看是小田，就问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“我想请几天假，回家看看。”

“你先干活去吧，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。”小田看张师傅没给他盖章便无精打采地回去了。

小田的请假，张师傅有点纳闷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寻思着，“咱们这组的徒弟都差不多，就是小田，不但干活不起劲，还要求过把他调到小床上工作，认为在小床上能学到技术，大床上没啥难的。我是他的行政组长，又是共产党员，支部书记常说：发展重工业，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。我一定得把小田的错误思想说服过来。”下班时张师傅在路上对小李说：“明天是星期天，你和小田到我家来玩吧，他刚从学校出来，工作不安心，咱们要不断帮助他。”

小李说：“对，一定去！”

冬天的早晨小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道上的水像一面镜子，走上去，一溜滑的。小田小李吃过早饭从食堂出来，两个人一路往街上走去。小田提议到联营去，小李说：“咱俩先到张师傅家串门，完了再去看电影，今个演‘幸福生活’，你同意不？”小田本来不打算到张师傅家去，不过他倒想去看电影。“好吧。”小田同意了。到了张师傅家门口，小李停下来叫门：“张师傅在家吗？”这一喊，惹动了门旁的小板凳狗，它把身子一纵，跳到小田脚下汪汪地叫起来，把小田吓了一跳。

门开了，出来的是一个小孩。“你找谁呀？”他张大了眼睛问小李。“找张师傅，你叫良才吧。”“是呀。”小李只听张师傅提过他的名字，并没见过他，因为他来过几趟都赶上他不在家。这时张师傅出来把他俩让到了屋里。大家坐下以后，张师傅扶着良才的头说：“这位是田大哥，这位是李大哥。”良才笑嘻嘻地给他俩行礼，然后又把小手伸出来跟他们握手。小李最喜欢小孩，就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。

“良才，和李大哥好好玩，我到隔壁招呼你妈妈去，弄点水喝。”张师傅出去了。

小田坐在屋里四下张望着。屋里很整洁，黑油漆的立柜上，摆着座钟和无线电。墙上，高高地挂着镀金边镜框的毛主席像，镜框下面是张师傅的劳动模范奖状，奖状的右面还贴一张大字标语：“为了幸福的明天”。

过一会张师傅回来，良才给他们斟茶。小田坐在张师傅对面，一面喝茶，一面听张师傅的谈话。

“小田，昨天的失败应该作为今后的教训，可不要胡思乱想。”张师傅问：“你想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”小田没有吱声。“是机器的毛病吗？”小田还没吱声。“机器是一样的，失败的原因就在你的思想上。”张师傅说着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从那里抽出一封信来交给小田：“你看，这封信是咱们车间的一个青年工友，从大连工学院工农速成中学寄来的。厂里送他在那学习。”

小田接过信来看：

“亲爱的张师傅：……自从组织上调我到学校学习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党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期望和关怀。一个普通工人，能得到这样的学习环境，不能不叫我想起你，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……我保证完成学习任务，等出校后，决心用实际行动回答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人民的期待……”

小田看信的时候，张师傅和小李谈起来。张师傅告诉小李说：写信的人叫王德茂，他刚一入厂时总认为“干这行没出息。”还有一回想退职回家学习去。后来经过组织和大家的帮助，他才认识到那样做是错误的。最后张师傅说：“年轻人，只要肯努力，前途是远大的！只要放弃个人的狭隘利益，将来有出息！”也不知是张师傅的话还是信上的话，句句刺在小田的心坎。他听张师傅说的并不是王德茂，而是说他。这些话，把他闹得满身不好意思。他的心像刀绞似的难过。这时他已经看完了信，可是他还看着它，两眼发直，他把脸尽量挨近信纸，就像信纸能挡住他的羞惭似的。

“走吧，十一点啦。……张师傅和我们一块看电影去吧。”小李看着手表说。张师傅穿好棉大衣，他们一块走出来。小田走到街上才轻轻喘了一口气，心想：“假，我是不能请了。”

午后三点多钟，小田看完电影一个人回到宿舍里。隔壁传来手风琴声，有人在唱：“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这歌声使他心里发烦，他走到窗前，从玻璃窗往外观起景来。

对面街一幢幢瓦房的屋脊上，落满了灰色的白色的鸽子，忽然，它们飞起来，忽高忽低，一会往西，一会往东，它们在蓝瓦瓦的天空尽情地飞来飞去，但始终是一群，没有一个掉队。手风琴又响起来，走廊上飘来愉快的歌声。“怎这么高兴，一点安静的时候都没有。”小田心里乱得很，他觉得身上有点不舒服。“闹病了吧，”他想，“不，是闹思想病。”

“你的信！”

宿舍管理员递给小田一封信，他坐到床上拆开信看。这信写得很简单：

孙师傅到车间里来，小田正忙着往墙上贴玻璃纸。孙师傅说：“注意点。”

张国祥说：“振国同志：来信收到，你不应该不安心工作，我开始到小学校也不安心，现在我明白了：每项工作都是为祖国服务，社会就是学校。记住，不许你闹情绪，我忙，以后再谈。你的同志桂芝……”

小田看完信，对着墙发起呆来。那墙上帖着一幅宣传画：一位老师傅拿着卡尺，旁边是一位徒弟，上面写着“保教保学”四个大红字。他正看着画出神，小李进来，“哧溜”一声把信从他手中抽出去，小田涨红了脸，急忙把信抢回来塞进裤兜里。“我是跟你闹着玩呢，根本没想看！”小李笑着说。小田觉得好像他的秘密被小李发觉了似的，他把心一横：反正我也不愿背这个包袱了。他把信掏出来：“给你看吧，没什么怕人的。”“给我看我可不能不看。”小李接过信看了看，“噢，是你未婚妻的信哪，写得多好哇，她也希望你进步！”小田听小李这样一说，把头低下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“小田，想想吧，可不要辜负人家一片好心哪！”“小田……”小田仰起头来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叫我说什么呢……谢谢你和张师傅对我的帮助，咱俩以后，工作上见吧……”

“对，这样你很快就会赶上的！”小李说着紧紧地握住小田的手：“走！吃饭去。”

这天晚上，小田躺在床上怎么睡也睡不着。他翻来覆去地想着：张师傅怎样帮助他；孙师傅怎样教他技术；他怎样用气人的话顶过小李；还有未婚妻信上短短的几句话。他的脑袋里像演起电影似的，一件事跟着一件事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抬头看看小李，小李正睡得呼呼的，“小李和我不都是一样的人吗？”他问自己，“我不安心工作，这不是完全为我个人吗？”他想来想去，后来坚定地回答自己：“我一定得把这个思想克服掉……明天开始！”他想啊想的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小田早早来到了车间。他打开工具箱，挽起袖子，拿起一把破